

陳祖彥 主編

陳祖彥

韓秀

黎活仁

楊勇

陳煌

梁欣榮

秋笛

席慕蓉

方明

王潤華

(按姓氏筆畫排序)

幽微·精采 說情愛

地球村裡的
國族認同

臺灣商務

陳祖彥
主編



幽微·精采
說情愛

4
國族認同
地球村裡的

幽微·精采——說情愛 4

地球村裡的國族認同

編者◆陳祖彥

發行人◆王學哲

總編輯◆方鵬程

責任編輯◆徐平
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02) 2371-3712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郵撥：0000165-1
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
網址：www.cptw.com.tw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初版一刷：2010 年 4 月

定價：新台幣 250 元



ISBN 978-957-05-2475-8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地球村裡的國族認同

多年來，不時為席慕容回蒙古見聞的文字動容，不久前讀她書裡的序：「……好像只有遠在台灣的朋友才能明白。……原來，我和父母那一代雖然血脈相連，我和那一大塊高原上的族人雖然都是同胞，但是，我畢竟還是有些不一樣了。生命中的四十年都與這個島嶼有了關聯，使得我今天一切的悲喜，竟然也必須要再透過她，透過在這四十年間和我一起成長的朋友們的胸懷之後，才能夠顯示出一種完整的面貌來。……只有在終於來到了一塊無邊無際的高原上之後，才開始發現，有一個小小的南方的島嶼，是怎樣親切地端坐在我的心中。」

文字魅力在於素樸感性真誠，讓我想起從台灣到北京，如今落腳杭州的陳煌，從北京到美國，每年回台灣和朋友相聚的韓秀，還有香港到台北的

梁欣榮，新加坡到台灣的王潤華兩位教授，他們內心的幽微和席慕蓉有什麼相同或不同？

台灣學界熟悉的香港學者黎活仁，若是沒碰到九七，該是「心理沒負擔」的香港人，九七後，心理多些什麼？少些什麼？從四川到北京再到香港、美國，至今落腳香港的香港理工大學教授楊勇呢？留學後的眼界有什麼變化？從台灣到巴黎留學的方明又如何？還有長久定居菲律賓的秋笛，長久定居美國的 mark。

《幽微、精采——說情愛4》結集後，看來像許多人物、情節匯聚了小說般的篇章。我從諸多敘述裡，精確看到無以倫比的幽微、精采。

像一支歌〈blowing in the wind〉，許多幽微、精采就不斷在風裡傳送。

「……我的行李就這樣拖過來又拖過去，行李中又往往裝著不同的叮嚀往來。台灣也是我的家，所以別無聊和政治性問我，我愛不愛台灣；那是一個很令我生氣憤怒的問題！……」現居杭州的陳煌，對台灣的感情，說

得最直接明白。

韓秀的話是感性感傷的：「……這個世間再也沒有一個美國人會走我走過的備嘗艱辛的路，……不會再有任何一位華人有我那樣離奇的遭遇，……我是一個美國人，我的文化的原鄉在台灣，中國大陸所留給我的記憶卻頻頻在午夜夢迴中出現……」

短短幾句話，像大氣磅礴的小說素材。再看王潤華教授的字句似詼諧，其實再嚴肅沒有：「……處處為異鄉，但也以四海為家，四處流浪，生活在政治文化的邊緣，世界各地的所謂中國、台灣、華僑、華裔、華人、離散華人的各種各類的文化屬性建構了我這樣一位的華人，我反而處處適應，處處認同，我已是個多元化的華人。……」從香港到台灣的梁欣榮，個人經歷是坎坷的，文化衝擊無疑卻較簡單，感想也就是單純的深情：「在美國完成學業後，父母已相繼離開人世。姊姊與弟妹們都已經有自己的人生。此時的我，直覺應該回到台灣工作，有如候鳥一般，覺得自己該

回歸那片土地，跟出生地香港愈來愈感覺遙遠了。」

好一個愈來愈遙遠。

命運沒給「香港人」黎活仁這個機會，他一直在香港，感喟不得不複雜：「鴉片戰爭是曾經有過漢唐盛世的中華民族的悲哀一頁，雖然如此，香港在英領時期無苛政，而兩岸都有過威權的體制，比對之下，大大減少了香港人對英國殖民主義政府的不滿。但如果沒有鴉片戰爭，就沒有香港。」也說：「相信上海終於會取代香港的地位。」現居香港的楊勇很年輕，是幸運吧，對中國，香港，美國的見地卻心理沉澱過，誠摯的寫出來：「……然而，和大陸的城市比較，香港不僅繁華而且整潔有序……香港的回歸，從某種意義上，標識著中國歷史的又一個輪迴。……無論如何，我很感激在美國的求學歷程，它讓我見識到一個偉大國度的多元和包容，以及中國與之相比的差距和潛力。」

方明在花都留學時增廣見聞，卻是：「……我亦無多餘的錢飲用礦泉

水，當嚼嚥乾硬的麵包時，只好到廁所內飲用水龍頭的生水……只有週末到露天市場買些青菜碎肉拌飯，有一次，我在那裡檢到一塊別人遺掉的豬肉……」久居菲律賓的秋笛見到這樣的世界：「其實菲律賓人是很和善的民族。記得我剛進大學，由於是從華校轉進菲校，所以在那陌生的環境裡，總覺得有點膽怯，怕無法跟菲律賓同學打成一片；但幾個星期之後，我已經和前後左右的同學打成一片了。」

從斗六到美國的 Mark，讓人看到時，就彷彿聽到〈思想起〉的歌聲：「思想起，祖先鹹心過台灣，不知台灣生做啥款？……」台灣常見的認分表情，成了普林斯頓 Nassau Street 上的街景。

正是精采處有幽微，幽微處有精采。

目 錄

- I 地球村裡的國族認同 陳祖彥
- 0 0 1 我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自
己——新加坡人？海外華人？ 王潤華
- 0 2 1 卻到花都捲心潮 方明
- 0 4 9 薩如拉·明亮的光 席慕容
- 0 6 5 生計樓瑣事 秋笛
- 0 7 3 卻望并州是故鄉 梁欣榮
- 0 9 1 往來的歲月 陳煌
- 1 0 9 留學的衝擊和迷茫？ 楊勇
- 1 2 1 香港的未來 黎活仁
- 1 3 7 站在一道灰色的風景線上 韓秀
- 1 5 9 Mark 思想起…… 陳祖彥

我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自己——新加坡人？海外華人？

◎王潤華

王潤華，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漢語學術界舉足輕重的人物。祖籍廣東從化，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士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及博士，曾任新加坡作家主席、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，二〇〇三年退休後，至台灣元智大學擔任人社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，現為元智大學國際語言文化中心主任。曾獲亞細安文學獎、新加坡文化獎、東南亞文學獎，並在台灣榮獲九十六學年度研究傑出獎。出版作品分佈台灣、大陸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香港等地，包括詩集《山水詩》、《人文山水詩集》、《內外集》、《秋葉行》等，散文集《榴槤滋味》、《把黑夜帶回家》等。學術著作有《中西文學關係研究》、《魯迅小說新論》、《老舍小說新論》、《沈從文小說及理論新論》、《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》、《魯迅越界跨國解讀》、《王維詩學》等。

一、我如何稱呼自己？

今天世界各地的華人日漸多樣性，再也不只是華僑。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，因為今天已沒有單一的海外華僑或海外中國人。這些中國境外的華人，由於所住的國家不同，身分認同

的不同，用英文或中文稱呼，常用的英文名詞有 Chinese overseas, Overseas Chinese, ethnic Chinese, Chinese Diaspora... 中文有華族、華僑、華裔、華人、海外華人、海外中國人、離散華人，另外又有前後加上國家名稱如 Chinese American, Singaporean Chinese 等等都可以使用，各有其理由，各有其需要。

目前世界各國都有華人，但作為華人的意義在不斷改變中，世界各地華人的文化屬性各異。華人的構成，主要由他出生情況與生活的地區的文化生態與社會思想所構成，因此新加坡的華人，與泰國的華人在文化政治認同都有極大的差異，即使新加坡與美國土生華人雖然都受英文教育，其文化、世界觀都不一樣。同樣是華人，具有不同的臉孔。在新馬，只要看一下他的臉，我就知道他大概是受華文教育還是英文教育，還是中國新移民。華人不可能使自己變成不是華人，他多多少少還是華人。這說明作為華人的意義及其複雜性。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華人第一次去中國時，往往驚訝自己與中國人在文化意識上有許多地方不同。

由於四處落地生根生長，中華文化是多樣性的。我自己長久的在大陸、台灣、香港各地生活，我覺得我的價值觀、世界觀、社會行為很多地方會與大陸或台灣的人很多地方不一樣，但都能四處為家。我在一九七三年底以後住在新加坡，前後三十多年，現在發現自己與馬來西亞華人在各方面已有文化思想上的差異。目前在台灣教書，文化上雖然認同之處甚多，但在政治認同差異性很大。

在美國出生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後代又與我們又有不同。我的妻舅的女兒在美國出生與長大，不久前她到新加坡住了半年，我發現她自己處處與新加坡的大學生不一樣，雖然大家都是華人，都說英文，文化環境的差異，猶如熱帶與大陸氣候的差異，最後新加坡雖然又有好的機會，她決定不留下來。認同感的差異使到她在華人群眾仍然感到陌生。

二一、我的客家生活風俗使我與中華民族密切的連接起來

我出生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馬來亞，現在稱為馬來西亞。我的父母也是在殖民地土生土長，可稱為峇峇（Baba），接受殖民主義的英文教育的父親，卻把我送進當地的華文小學讀書。我最難忘的事，是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天，班主任要我們學生填寫家庭資料表，其中一項「籍貫」要明確寫明「中國學X X省X X縣」人。其他同學的父母都會填上他們的省籍，獨我家有問題，因為我們家，移民到南洋好幾代，與中國的故鄉聯繫老早斷絕，回家問父親，他們說也不知自己原籍為何，只知道自己是客家人。以前父親讀英文學校時都填「客家人」，就可以。過了幾天，他從親戚打聽到，我家祖先是廣東從化縣的客家人。過後我都沒有遇過籍貫是廣東從化縣的同學或朋友，中學時代，我甚至懷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地方。後來查看地圖求證，才解決我的疑惑。大陸開放後，我媽媽數次到廣東，

也沒有回返廣東從化縣探親，可見跟那裡的親戚完全失聯，或根本沒有親戚，到今天我還是懷疑我的原籍是否廣東從化縣人。一般海外華人恐怕很少家庭會完全不知道原籍的親戚狀況，即使沒有來往，也若有所知。所以從原籍來說，我永遠是一個異鄉人。

雖然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，國家地理，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地方名詞，我家客家人的生活風俗，那些小傳統卻很穩固。我們小時候住在馬來西亞的北部內陸小鎮地摩（Tenoh）的華人社區，主要講廣東話，父母在家裡卻堅持要說客家話，繼承很多客家的風俗習慣，和客家飲食。根據客家的規矩，男人要學會做家務事，尤其煮飯燒菜。客家文化是我家的為人處事的精神與生活原則。二十世紀以前或早期的移民，多是沒受良好教育的勞工，他們飄洋過海時，不會攜帶堂皇的國族政治等意識形態的東西，更沒有高尚的文化，但是民族生活的習俗就是民族文化傳統，它永遠與中華民族密切的連接，慢慢的延伸發展成強力的民族意識。

高中畢業後，一九六二年我突然獲得獎學金到台灣讀大學，我對台灣的人及其文化感到很親切的，雖然對當時戒嚴、反共抗俄的政治環境是陌生而害怕，我的大學四年使我與中國及其土地有了進一步的感情。

三、我發現與中國的關係，是一堆年年祭拜的舊墳

我們家，據說在清朝就移民到南洋，小時候隨家人到馬來西亞霹靂州的小鎮毛邊（Gopeng）掃墓，那個墳場在高坡上，我家就有十幾個墓要祭拜，印象中有很多個墓碑的年代是清朝年間。這是我與中國的唯一最重要的關係。幾十年來我很想親自回去掃墓，把墓碑上的姓名年代抄錄下來，加以考據一般，可能不但能了解我的家族何時逃亡南洋，說不定是華人移民史的重要註解。但是常年自我放逐在外，幾十年都沒機會回去掃墓。

由於父親甚至更早一代都受英文教育，小時候在自己或親戚家裡，談話中從來沒有聽過他們提及中國鄉下的故事。一般海外華人恐怕很少人如

此，不會完全不知道原籍的親戚狀況。

所以從原籍來說，從中國政治的血緣來說，我永遠是一個異鄉人。但是客家文化把我家裡與文化中國連接起來。我因為被送進華文學校，從中學開始，我對中國古典與現代文學特別感到有興趣，家裡沒有一本華文書籍，我開始買書。在中學時期我甚至開始寫作投稿了。寫作的道路使我更深入的走進中華文化，最後回歸中國文化。

四、在受中文教育的華人中，我從小是異類

我父親曾擔任英國殖民政府的公務人員，後來在英國人經營的開採錫礦的鐵船公司工作。我從小就佩服英國人重視知識，科技進步。譬如當年馬來亞地下蘊藏的錫礦之豐富為世界第一，華人採用密集原始的人工開發法，叫做金山溝，完全依賴勞力去挖掘；英國人發明高科技的鐵船，以一艘像船的機器，在水面上浮動，就可全自動化的將泥土中的錫礦淘洗出

來。記得我很小的時候，大概只有幾歲，在一九四五年前後，我父親開礦的鐵船遠在熱帶雨林的邊緣，發薪水的那天，英國老闆用直升飛機把現金鈔票運來工場發放，那教我嘆為觀止。五〇年代，他們開採錫礦，已經運用重型機器如挖泥機、怪手。幾個人就能改變河道的流向。我父親經常給我講述這類生活中，親身經驗過的英國殖民者的先進科技的事情，而他從來沒有講過有關中國的故事。

我父親因為能以英文與英國人溝通，他又會講多種華人的方言如廣東話、客家話與馬來話，在雙語教育還未普及的時代，在公司或在華人社區，我父親常常都成為英國上司與下屬員工或殖民官員與老百姓的通譯，在殖民時期，所有政府部門的公文全用英文，鄰居常常請教我父親，要求他解讀信函，這啟發了我學習英文的重要動機。在我的中學時代，中文學校的學生，幾乎都仇恨英文，因為英文被看成殖民主義控制思想、改變文化、奴役人民的工具。由於父親的影響，我對英文沒有偏見，意識到必須